

工业社会和新左派

〔美〕H·马尔库塞 等著



商务印书馆

工业社会和新左派

〔美〕H. 马尔库塞 等著

任 立 编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2年·北京

本书共收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 H. 马尔库塞和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 M. 马尔科维奇等人的六篇文章, 这些文章将精神分析的方法运用于社会学领域, 研究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问题, 分析和总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六十年代的新左派运动, 对我们了解和研究马尔库塞等人的理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工业社会和新左派

〔美〕H. 马尔库塞 等著

任 立 编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统一书号: 3017·333

1982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51 千

印数 5,700 册

印张 6¹/₈

定价: 0.84 元

译者序言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派别，被称为第二代批判的马克思主义^①。其诞生地和大本营是西德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初创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至今已有近六十年的历史。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经历了兴起、流亡、鼎盛、衰落的历史过程。今天它虽已几近分崩离析，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不但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而且至今仍有着巨大的影响。

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成立于1923年，其前身是F. 威尔在一年前的夏天倡议召开的“第一届马克思主义工作周”，目的是“通过各种各样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的相互讨论，认识真正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②。参加这次聚会的有后来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激烈反对者的G. 卢卡奇，有K. 考什，有1944年被日本政府当作苏联间谍绞杀的R. 左尔格，有克拉拉·蔡特金的小儿子K. 蔡特金，以及K. 维特福格和F. 波洛克等人，他们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社会研究所的成员。F. 威尔对这次聚会并不满意，因为他觉得来的尽是知识分子，没有取得什么实际的成果，于是他就又想起了他早先的一个主意：建立一个研究所，研究工人运动的历史与理论，研究社会的科学生活领域和文化生活领域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研究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向^③。他就和几个志同道合者，其中有

① 第一代系指G. 卢卡奇和K. 考什，特别是指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和考什在《马克思主义与革命》中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所谓批判。

② M. 杰伊：《辩证法的幻想，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史[1923-1950]》，波士顿，多伦多，1973年。

③ 同上。

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建人 M. 霍克海默尔,以及波洛克、K. 格拉赫等人开始了筹建工作。第一步成立了一个私人基金会,其主要资助者就是 F. 威尔的父亲——一个富有的谷物商。第二步是于 1923 年 3 月在法兰克福维多利亚大街,接近法兰克福大学的地方盖研究所。第三步是物色研究所所长,结果选中了维也纳大学法学和国家学教授 C. 格吕贝克。格吕贝克以编纂《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而著称,被誉为社会运动的杰出专家。就这样,欧洲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机构正式成立了。

研究所一成立就吸引了大批的德国大学生和讲师,在欧洲也颇有影响。研究所成员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研究所本身也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及马克思恩格斯学院有联系。研究所曾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把未发表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送给它们。作为答谢,在十月革命十周年时,格拉赫被邀请访问了苏联。1927 年格吕贝克不幸中风病倒,从此不能理事。三年后,年仅三十六岁雄心勃勃要创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教授霍克海默尔被遴选接任所长,从此揭开了社会研究所历史的新篇章。

霍克海默尔一上任就为研究所制定了新的研究方向: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现状和意识形态,重视社会哲学的研究。霍克海默尔认为,当时存在着两种极端,一种是超越经验的抽象的总体性构想,一种是只知确定事实,而忽视或者甚至敌视理论的实证主义研究。霍克海默尔说这两极之间缺少必要的衔接,因此他主张要把哲学家、社会学家、国民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都组织起来,进行有计划的研究。于是他一面到处罗致人材,扩大队伍;一面创办《社会研究杂志》,四出延请撰稿人,以壮声势。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由于这一学派是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为大本营的,所以又称法兰克福学派。其主要代表除霍克海默尔外,还有 T. 阿多诺, H. 马

尔库塞, E. 弗罗姆, L. 勒文泰尔和波洛克等人, 他们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

“社会批判理论”的目标是“用总是可以认识的态度, 来把握社会生活过程”^①, 它不应该从世界观的角度美化过去的东西和现存的东西, 必须力避教条、僵化, 和堕落为纯经验的技术性东西。应该透过事件的混乱的表面, 认识概念能理解的起作用的力量结构, 因此历史将不是可以从心理上加以说明的任性的混合物, 而是可以科学地阐明的“受法则支配的动力学”^②, 而这些法则不是全面支配人的法则, 而是必须从行为的人和人生活其中的世界的社会的、历史地生成了的结构因素之间的辩证的、不断活跃着的相互作用意义上来把握的法则。虽然批判的社会研究最初“是以当前的人的现实为研究目标的”^③, 但它同时为了把现状看作是历史的生成物, 就必须研究历史, 研究历史未来的发展方向。

法兰克福学派形成和发展的时候正是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全面经济危机的时候。这场经济危机使资产阶级的哲学家们感到惊恐。他们觉得出现了“存在”危机, 出现了人的存在的危机, 于是他们就转向“人的图象”, 转向人本学, 开始研究起人的问题来。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研究方向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问题, 想找出所谓的人本学的、“普遍的人的”不可改变的本质特征, 于是就求助于心理学, 特别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他们用弗洛伊德的一些概念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行为和关系, 弗洛伊德的学说就这样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渊源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个理论渊源是生命哲学。生命哲学是一种反理性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潮。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受到过生命哲学的影响, 如

① 《社会研究杂志》, 第1卷, 第1页, 慕尼黑1970年重印版。

② 同上。

③ 同上, 第3页。

霍克海默尔受到过叔本华，阿多诺受到过尼采，马尔库塞受到过海德格尔，J. 哈泼马斯和 A. 施密特在认识论上受到过尼采的影响。此外生命哲学还通过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而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其结果是使法兰克福学派在主观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和生命哲学的自然观念之间作特殊的摆动，在对待客观现实问题上陷于矛盾境地。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个理论渊源是新黑格尔主义，是用生命哲学改造了的新版左派黑格尔主义。他们仿效卢卡奇，力图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黑格尔哲学的一种简单的结果。他们用新黑格尔主义的观点改造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部分，他们特别注意马克思在 1844—1845 年以前的著作。他们吸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某些论述，如关于流通和分配领域的论述，但却从不研究生产过程及存在于其中的阶级关系。他们认为阶级关系只存在于流通和分配领域，价值规律也只是这一领域的调节器。

法兰克福学派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正是希特勒法西斯猖獗之时，暴虐的反犹主义横行，连犹太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未能幸免。社会研究所集中了不少犹太人，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都出身于犹太人资产阶级家庭。研究所因此不能再在德国栖身，遂于 1931 年起逐步迁出，经瑞士、法国，最后于 1934 年到达美国，加入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迁伯克利，加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大战结束后，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等先后返回德国（马尔库塞仍留在美国），并于 1950 年开始重建社会研究所。1951 年新所建成，先由霍克海默尔任正所长，阿多诺任副所长。1959 年霍克海默尔退休后由阿多诺任所长。二次大战后，《社会研究杂志》没有复刊，但开始连续出版《法兰克福社会学丛刊》。这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已成长起来，其代表人物有哈泼马斯，施密特，O. 耐克特，A. 韦默尔和 H. 施耐特巴赫等人。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五、六十年代，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使社

会批判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憎恨和对所谓“斯大林主义”的疑惧，在美国这个最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经历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使法兰克福学派逐渐沾染上了悲观主义的思潮，并把斗争锋芒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更进一步求助于精神分析学说，把它看作是社会和文化的病理学。他们认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不是善，而是恶，理论的因素是自由，论题是压迫。批判理论乃是关于受到启蒙桎梏的历史和社会的哲学，而启蒙正在变为神话，和已经演为专擅。^①

到了六十年代，西欧学生造反运动骤起。在新形势下，由于政见的不同和理论的异歧，法兰克福学派开始逐渐解体。霍克海默尔晚年政治上急剧右倾，完全沦为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于1973年死于纽伦堡。阿多诺由于不支持造反运动，被新左派指为不革命，于1965年在郁郁不平中死去。唯有马尔库塞由于积极支持这场运动，为运动提供了成套的理论，成了新左派的精神领袖，被奉为“先知”，尊为“守护神”，于1979年从美国返回德国讲学时去世。第二代的主要代表哈泼马斯被新左派视为敌人，在争执中愤而离开了法兰克福大学。留在法兰克福的，较有名气的要数施密特，他被视为正统派，算是继承了学派的香火。其他一些主要人物或去或留，各奔东西。到了七十年代末，“法兰克福学派”实际上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我们编译的本书的主要作者就是晚年红得发紫的马尔库塞，他是原籍德国的美国著名哲学家，1898年7月19日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1917—1919年间曾参加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属该党左翼。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期间，还一度是柏林—莱因

^① 参见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西德非舍尔出版社1971年版，第195页等。

契根道夫士兵委员会成员。卢森堡被害后，因不满社会民主党的叛卖行为，退出了该党。以后先后在柏林大学和弗赖堡大学学哲学，是德国现象学哲学创始人胡塞尔和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海德格爾的学生，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又在柏林当了六年书商和出版商。1929年返回弗赖堡，着手撰写申请讲课资格的论文——《黑格尔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的基础》，但因与其导师海德格爾政见相左，不能获得通过，于是离开弗赖堡。1930年经胡塞尔请当时法兰克福大学董事K. 里茨勒做介绍人，推荐给了刚当上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的社会哲学家霍克海默尔，开始了他那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的生涯。1933年希特勒攫取政权，大肆推行反犹主义。马尔库塞也同霍克海默尔等人一样，不得不出亡国外，经瑞士、巴黎，最后于1934年到达美国，到后即任哥伦比亚大学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工作。1940年转入华盛顿战略服务局，在那儿当了十年的研究员。1950年又任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处东欧科代科长。1951年重回哥伦比亚大学，在俄国研究所当研究员，同时在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工作。1954年转赴勃兰第斯大学，任政治学、哲学教授，还兼任巴黎高等实用工艺学校研究室主任。1967年起任哥伦比亚、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1979年应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之请到西德访问讲学，是年7月29日病逝于慕尼黑附近的施塔恩贝格。

马尔库塞的主要著作有：《理性和革命》（1941年），《爱欲和文明》（1955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1958年），《单向度的人》（1964年），《文化和社会》（1965年），《革命伦理学》（1966年），《否定》（1968年），《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1969年），《论解放》（1969年），《从富裕社会中解放出来》（1969年），《自由和历史使命》（1969年），以及本书所收的《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1956年）和《反革命和造反》（1972年）等。

黑格尔的辩证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尔库塞的主要思想源泉。马尔库塞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不同的地方是他试图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出发,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去修正马克思主义,因此他的学说在法兰克福学派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次他强调采取具体的政治行动,给本世纪六十年代西欧的学生运动和“新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成了他们的思想领袖。

本书收录的《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和《反革命和造反》是马尔库塞后期论著中较有代表性的两篇,它们着重分析了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晚期资本主义福利社会的问题。《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是他1956年在芝加哥对精神病治疗学会的一次讲演,他在这篇讲演中,着重借助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的一些主要概念和术语,如“攻击性”,“本能压抑”,“补充压抑”和“性本能”等,试图揭示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的结构。首先,他探讨了“病态社会”的定义,然后再进一步研究这一定义是否适用于“富裕社会”,以及适用到多大程度。指出由于“富裕社会”的种种病症,结果对个人造成了种种紧张和负担。马尔库塞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他独特的精神分析方法,虽然也看出了当代工业社会的一些弊端——它的肆无忌惮、冷酷无情和不断攻击的特性,以及产生这些特性的几个根源,并且指出了这种社会的“自杀的倾向”,但是他却看不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无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

《反革命和造反》是马尔库塞根据他197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市社会研究新学院所作讲演的观点写成的一本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马尔库塞从社会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对“解放”、“对抗力量”、“激进思想和行为”等概念作了分析,用他那独特的“海德格尔马克思主义”对六十年代西欧学生造反运动作了历史

的、理论的批判总结。认为这场运动超越了时代,蕴含着过激的因素:造反不但反对了资本主义的理性,而且也过激地反对了理性本身,表现形式则是把反对大学为统治集团培养干部的斗争,变为反对大学本身的斗争;把反对美学形式的斗争,变为反对艺术本身的斗争。他认为由于这两个领域是和现实异化了的,因此造反运动必然是“象牙塔式的”,即脱离群众的,甚至是受到群众敌视和反对的,而这又是由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物质需要得到了满足,生活水平有了提高,思想上被统治阶级同化,因而不想革命的缘故。但他因此竟认为,新左派不但由于其“独立思考”而使统治集团深感头疼,而且将始终是一支最进步的反对力量。马尔库塞在小册子中,虽然正确地指出了后资本主义的结构只能由一直在维持着劳动过程,构成这一过程的人的基础,及再生产这一过程的利润和权力的人才能加以改变,以及资本主义制造了它自己的掘墓人,但在马尔库塞看来,这些掘墓人竟不是工人阶级,而是有着“完全不同面目”的人。因此马尔库塞无视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和领导作用的观点并没有因六十年代的造反运动归于失败而有所改易,他仍把希望寄托在年青的激进左派身上。他在小册子中告诫他们:在力量薄弱,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在权力集中在统治集团手里的时候,在说话是合理,而行动是不合理的时候,必须强迫自己限制自己,应该学习,应该学会重新组织起来,重新制订策略,要经受得住漫长的教育过程的考验。

如果我们把这两篇文章结合起来读,那末我们可以发现:虽然马尔库塞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许多深刻的揭露,把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结合起来,作了大胆的尝试和探索,其中也不乏独特的见解和精深的论述,但其思想的基本核心始终是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否正确地解决了自由与压迫的问题,社会主义是不是和过去实现了能带来自由的彻底决裂。而马尔库塞的回答是否定

的,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现存的旧世界批判得不够,否定得不够,而对于未来则空想得不够,对压迫和解放的问题并没有作出深刻的论述,并没有把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深入到对个体的讨论中去,因此必须用另一种形式的辩证法,即唯心主义的否定的辩证法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用对个人本能结构的分析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用弗洛伊德来“补充”马克思。因此他的基本立场是资产阶级的,是唯心主义的,尽管他的言辞是激进的,是否定资本主义的,但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毫无共同之处。

本书的前五篇文章系选自西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坎普出版社 1968 年出版的《工业社会的攻击和适应》(第 6 版)一书,除马尔库塞的《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外,还选收了该书的另外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的作者情况分别加注于每篇文章第一页的底下,故不在此赘述。这一组文章的共同特点是将纯心理学的概念“攻击”和“适应”运用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用这两个概念来分析个人和集体的需要和强制及其相互冲突,来分析工业社会特定的行为方式及其一般的发展趋向。就它们各自的观点而言,也可以说是基本一致或十分相近的,或甚至可以说是马尔库塞一文观点的补充和发挥。第六篇文章系该出版社 1973 年出版的马尔库塞的小册子《反革命和造反》(第 2 版),原文为英文,我们是根据德译本转译的,德译本是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施密特指导协助下翻译的,被称为“权威的译本”。在这本小册子中,马尔库塞仍旧将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三者结合起来,分析的也还是工业社会的问题,因此不但在方法论上和前五篇文章相一致,而且在内容和观点上也有着一定的联系。我们将它们合编为一书翻译出版,定名为《工业社会和新左派》。

本书在编译过程中,曾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郭官

仪和赵鑫珊等同志的指导帮助,特此致谢。

由于译者学识和文字水平有限,所选所译难免有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译 者

1981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一、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	〔美〕 H. 马尔库塞 (1)
二、知识分子的阶级利益以及和统治集团的关系 ·····	〔美〕 A. 拉波鲍特 (18)
三、恐怖和政治淡漠的关系·····	〔西德〕 K. 霍恩 (39)
四、攻击性和暴力——威慑政策的论点 ·····	〔西德〕 D. 森哈斯 (54)
五、工业文明社会彻底人道化的可能性 ·····	〔南〕 M. 马尔科维奇 (66)
六、反革命和造反·····	〔美〕 H. 马尔库塞 (79)
致谢·····	(79)
第一章 面对着反革命的左派·····	(80)
第二章 自然和革命·····	(127)
第三章 艺术和革命·····	(144)
第四章 结论·····	(185)

一、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

〔美〕H. 马尔库塞

本文论述的是所谓“富裕社会”的紧张和负担。提出富裕社会这一概念(无论正确与否)是为了说明当代的美国社会。美国社会的典型标志是：一、工业技术力量的高度发达，这一力量大部分被用来生产和分配奢侈品，被用来玩乐，挥霍，“有计划地消费”日用品，和用到军事和半军事方面上去——换句话说，用到了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通常所指称的“非生产”品和服务行业上去了；二、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连非特权阶级也分享到了一部分好处；三、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政府不断加强对经济生活的组织干预更促进了这一集中；四、科学和伪科学的研究，对个人和集团在工作和业余时间的行为的控制和操纵——对心理，无意识和下意识的行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了商业目的和政治目的，这些研究成果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所有这些都是互相联系着的：它们造成了由“富裕社会”的正常功能所表现出来的综合病症。本文不打算逐个地论述它们的相互关系，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一相互关系可以被用来论述这样一个论点：个人所承受的紧张和负担的根子不是个人的紊乱和病症，而是基于社会(和个人)的正常功能。

或许医生明白什么叫“正常功能”。当有机体不受干扰，并和生理结构和心理结构协调地工作时，它的功能就是正常的。当然，在人类各个成员之间，人的能力和可能性可能会有所不同；甚至连人类本身也随着历史的推移发生了不断的变化；但是所有这些变

化却都是在生理结构和心理结构基本上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的。医生在诊病时，当然要考虑到病人的环境，教育和职业；这些因素可以限定正常功能的定义及其范围，当然一般来说，它们总是使医生归于失败，然而作为范畴和目标，正常却总是一种清楚明了的说法。它和“健康”是一致的，各种各样的偏离就是得了不同程度的“疾病”。

精神病医生看问题就完全不同了。由于我们是从“正常”这种说法的最广义来理解它的，因此精神病学家，精神疗法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都同样可以使用这种说法。但是一当差别和我们的论题有关时，我们就要注意到这些差别了。粗看起来，正常的一般定义和医生给它下的定义并无差异。精神（灵魂和肉体）的正常功能可以使个人的活动和他是一个孩子，是一个成人，是父亲或母亲，是未婚的或已婚的身分相符，可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工作、职业和地位相称。但是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一定义包含了属于一种全新范围的因素，即社会范围的因素。从社会的更本质的意义上来看，它主要是作为正常的一个因素，而不是作为外界影响的因素，因此，“正常”的基本含义主要指的是社会方面和结构方面的，而不是个人方面的。对于什么是消化系统的正常功能，肺和心的正常功能，也许能够很容易地取得一致；但是在爱情，憎恨，工作和业余，活动集会，高尔富球场，贫民区，监狱和军队中，什么叫正常功能？一个健康的董事和一个健康的工人或黑人，他们的消化系统和肺部的正常功能确实并无什么差别；但是他们精神的正常功能却完全可以有区别。是的，一个人可以和别人一样思想，感觉和行动，但他却可以是反常的。什么叫“正常”的爱，“正常”的家庭，“正常”的劳动？

精神病医生确实可以和（其他）医生一样去治病，用他的疗法想方设法使病人重新适应他的家庭，他的职业，他的环境，精神病

医生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影响环境因素，或者甚至是改变这些因素。然而他马上就计穷力竭了，例如病人的紧张和负担从根本上说不是由于他的职业，他的周围环境，他的社会地位的某种不利状况引起的，而是由职业，周围环境和社会地位的一般性质所引起的，在这三者的正常情况下引起的。

使病人在这方面正常，就是使这种紧张和负担正常化；或者说得干脆一点，就是使他进入这样的状况：他有病，并且把自己的病当作健康，而不是使这个自我感到健康和正常的他还注意到自己患有这种疾病。当他所从事的工作从本质上来说是“单调的”，无聊的，而且是多余的时候（尽管这一工作的收入可能是丰厚的，是“社会”必需的）就可能会出现上述状况；当有关人员属于一个和统治社会相比是非特权阶级的少数民族的时候，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很贫困，并因此专门从事低下“肮脏”的体力劳动的时候，也可能出现上述状况。同样的状况还可能出现在（尽管形式不同）另外一批人身上，即工业和政治的主人们的身上；获得成功和发财致富要求他们具有肆无忌惮，冷酷无情和不断攻击的特性，并把这种特性再生产出来。在上述这些状况中，“正常的”功能都可能导致对人的本质的歪曲和摧残——尽管对人的本质的特性所能下的定义已经相当狭窄。E. 弗洛姆写了一本健全的社会^①；从题目上看，就知道讲的是一个未来的社会，而相对的现存的社会则是有病的，不正常的，至于说到一个病态社会的公民，尽管他的举止态度在这种社会里是正常的，适当的和健康的，我们还是禁不住要问：难道这样的个人就没有病吗？难道这种状况就不要求对什么是精神健康持有异议吗？这种相反的看法所坚持（恪守）的那些精神特性，遭到了统治着病态社会的健康的禁止，限制或歪曲（例如，精神的健康意味着有能力作为一个局外人而活着，过着一种不合拍的

① 《现代人及其前途》，美国河畔法兰克福，1961年。